

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九





苔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九)

胡仔纂集

#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五

杜牧之

復齋漫錄云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澈澈落寒汀不用凭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  
蓋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苕溪漁隱曰魯直竹枝詞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  
驛是皇州皆相沿襲也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  
墜樓人僕嘗謂此詩乃二十八字史論

苕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  
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叛於理詩云勝負兵家不可期包  
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  
爲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  
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卽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  
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法藏碎金云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絕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

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噫予今聊記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苕溪漁隱曰牧之云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鄴云若草和煙暖更青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予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蓋窮人不偶遺興之作也。

苕溪漁隱曰遺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游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

許彥周詩話云小杜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苕溪漁隱曰宮詞云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卻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此絕句極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若使人一覽而意盡亦何足道哉。

麗情集云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爲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爲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之俟其雲合牧當間行寓目冀此際或有閑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鬚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必爲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黃池

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乞于墀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十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卽政之夕，亟使人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攜幼以詣之。牧詰其母曰：「曩許我矣，何爲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辭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爲悵別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若溪漁隱曰：「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古今詩話云：牧之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爲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憲，不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遂赴。會中有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妓行，瞪目注視，滿飲三卮。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齊回。」意氣閒逸，傍若無人。

若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爲玉人頰，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卽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書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爲尹東洛，宴客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倘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忽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

好事者附會爲之也。

杜荀鶴

藝苑雌黃云荀鶴杜牧之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卿士杜筠生荀鶴。有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其集爲唐風集焉。荀鶴與張署同年進士。常以言相嘲謔。署之他文不多見。康餘錄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細轄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可擬。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裏頭成大漢。初看竹馬作兒童之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惟春宮怨一聯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爲一篇警策。而歐陽永叔歸田錄乃云周朴之句。不知何以云然。

韓致元

迂叟詩話云。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旣乘之。然後蹀躞嘶鳴。蓋唐時方鎮亦效之。因而名廳也。

東臯雜錄云。北門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爲留守更新之榜曰。雅集賦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嚴賓席在更張。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蘭入室香。農穫大田歌滯穗。訟消羣枉閑甘棠。時聞雅集延諸彥。病守心閒興亦長。潘子真詩話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韓偓貶逐末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懨。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鳥。案頭筠管長蒲蘆。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

擬試齊竽。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

復齋漫錄云。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

苕溪漁隱曰。致元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睡醒又睡。高唱夕陽孤島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亞卿全用致元前兩句。極爲無工。又後兩句不是好詩。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元之渾成也。杜荀鶴亦有溪興絕句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亦不若致元之雅健也。

許彥周詩話云。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露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 半夜鐘

復齋漫錄云。遯齋閑覽記歐陽文忠公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鳴鐘時。疑詩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蘇州宿一寺。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云。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此皆閑覽所載也。余考唐詩。知歐公所記。乃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

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峰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在會稽鐘聲亦鳴於半夜遂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於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

#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六

唐人雜紀上

蔡寬夫詩話云國史補載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云意氣百年內平生相知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托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景墜葉下疎林若上南山岸希訪北山岑世多傳誦之予讀大唐新話乃併得思彥答詩云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言日投歡會顧盼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良宵款素誠霜飄知柳牋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保歲寒名其詞亦自閑雅可喜大抵唐之文物盛於開元以前故二人雖不以詩稱而終不凡也

苕溪漁隱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味之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荆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陳羽春日野望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烟李郢春晚云燕靜啣泥起蜂喧抱藥回殷遙山行云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雛飛曹松晨起云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孟浩然雪云落雁迷沙渚飢鳥噪野田登峴山云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深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襯緹鶯鄰里斷墻啞喔雞吳融閑望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許渾題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溼麝過春山草自香崔魯春日云

杏酪香漸鄰舍粥榆烟欲變舊爐灰四絕云竇輩寄南游兄弟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啞山又南游感興云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鷗鵠飛上越王臺戎昱移家別湖上亭云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孟浩然宿建德江云移舟泊滄渚日暮客愁新野闊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苦溪漁隱曰元次山浯溪銘云浯溪在湘水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曰浯溪銘略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以至唐亭峿臺意皆然矣六一居士云次山喜名知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于無聞然不如是人之汲汲也余曩歲屢遊浯溪在中宮寺之前纔一小澗耳石崖不甚高何至與天相齊中興頌云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蓋自侈大其事耳

金石錄云唐河間元王孝恭碑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此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于他書惟當時石刻有之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也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

苦溪漁隱曰天隨子有自遣云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自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清愁鶴髮翁又古意云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語奇不襲前人也東臯雜錄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催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鬪爲戲其來已久

藝苑雌黃云麗情集載嚴宇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字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爲意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尙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而劉斧青瑣乃移其事于陳圖南其詩但易數字而已唐人集中旣載此詩豈陳圖南復蹈襲而爲之乎必無是理乃劉斧之妄也又名賢詩話載顧況在洛乘閑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詩于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阿誰後十餘日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間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出宮人許其從人盧獨獲其退宮者覩紅葉吁怨問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青瑣乃互竄二事合爲一傳曰流紅記仍託他人姓名嗚呼孰謂小說而可盡信乎

流紅記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溝上流宮女韓夫人拾之祐後爲韓冰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千人賜各官冰得韓同姓因作伐嫁祐及成禮于篋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冰開宴曰子二人可謝媒韓氏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卻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復齋漫錄云薛能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囂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本朝張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參軍景爲屋壁記略曰近置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

曠官敗事，違戾政教者爲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處人一見之，必指曰參軍也。嘗爲某罪矣。至於倡優爲戲，亦假而爲之，以資玩戲，況真爲者乎。宜爲人之輕視，又將狎而悔之。大略如此。余按樂府雜錄云：戲弄參軍，自漢館陶令石耽有賦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爲參軍。然則戲弄參軍，自漢已然矣。不始於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責受維州司戶參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使俳優爲弄參軍邪。

藝苑雌黃云：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人多不知夕陽春爲何等語。予攷之淮南子曰：日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注尙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將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反食高春。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

菩溪漁隱曰：唐史載王播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立，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不厭人望，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鹽鐵。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衰。民怨之。按古今詩話云：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頗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鎮是邦，因訪舊遊，向所題以碧紗籠之。播題二絕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花無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闔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以唐史攷之，則古今詩話所言，播少孤貧，嘗客揚州，後自重位鎮是邦，皆與唐史合。又按東坡云：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詩云：飢眼眩東西，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爲二十年記憶作此訕齋廚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闔黎蓋具眼，其貶之至矣。

復齋漫錄云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眞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

集古錄云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天下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後世者矣顧其道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

苕溪漁隱曰趙明誠金石錄云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爲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蒼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爲陽冰作爾余觀此碑今益漫滅字畫難辨明誠以爲歐公之誤其果然邪

苕溪漁隱曰秦系寄韋使君詩云久臥雲間已息機青衫忽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韋應物答秦十四校書詩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棄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系能詩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故應物有五言今日爲君休之句蓋謂此也系有詩集散逸不多如流水閑過院春風與閉門上簾宜晚景臥簟覺新秋礙冠門柳長驚夢院鶯啼遊魚牽荇沒戲鳥踏花摧皆閑遠有味系天寶末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

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以大石爲研注老子積歲不出姜公輔爲宰相以直言黜泉州別駕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遂忘流落之意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其好賢尚義爲何如哉

文昌雜錄云元微之詩松下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唐宣政殿爲政衙殿庭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堦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舊制虛議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問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寮旣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攜藥樹數枝至京師其葉葱翠可愛于今關右頗多人罕識焉許彥周詩話云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七

唐人雜紀下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謂沈傳師遊道林嶽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扶者卽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余已于叢話前集載之矣今但錄傳師詩于左方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相守東南奔爲聞楚國富山水青嶂連迤僧家園舍香珥筆皆眷舊謙抑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侯亭館直許攜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曉來逼朔雪洗盡烟嵐昏碧波回嶼三山轉舟檻繚郭千艘屯華鑣躡蹀紺砂步大旆錯綜輝松門樅枝兢鷺龍蛇勢折榦不減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岩腹別引新徑繁雲根目同傷楚虞帝魂多情思遠聊開樽危絃細管逐歌麗畫鼓綉靴隨節翻鏘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余絕倒久不知忍復感激論元元又東臯雜錄云潭州道林寺沈傳師親書詩版遒勁妙絕與今石本遠矣又有歐陽詢書道林之寺四大字額筆勢欲飛動

苕溪漁隱曰閱古今詩話得四詩皆才格相肖語亦清新今併錄之以備披閱劉長卿題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潘闕暮歸錢塘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魚浦水風急龍山煙

樹微時聞沙上雁。一一背南飛。李建中題望湖樓云。野艇閑擣處。湖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時攜一樽酒。戀到晚涼歸。青箱雜紀。以李建中詩是蘇爲知吳興日所作。未知孰是。

復齋漫錄云。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詩。太液池邊月上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人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枝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紀。戚夫人傳。高祖七月七日臨百池。

夷白堂小集云。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爲八卷。號爲最完。然如牛羊山上小煙火。隔雲深。鳥道掛疎雨。人家殘夕陽。窮通戀明主。耕桑亦近郊。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此等句。皆當時相傳爲警絕。而八卷無之。知其所遺多矣。

東臯雜錄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風信。梅花風最先。棟花風最後。唐人詩有棟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黃時雨意濃。晏元獻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句。苕溪漁隱曰。徐師川一聯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

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樓著稱於江湖之間。如江之庾公岳之岳陽。鄂之黃鶴是也。然則黃鶴多以爲費緯昇仙之地。故永泰初。閣伯珵爲之記曰。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緯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遂

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予按蜀志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害則禕固不得其終安有駕鶴而憩此者也。梁任昉述異記曰荀瓌字叔偉潛棲卻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仙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紅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雖然昉有是說而亦未嘗言禕也。不知伯理何以爲據。州城之東十里許其最高聳而秀者是爲黃鶴山。祥符中所修圖經稱方輿記云昔有仙人駕黃鶴於此山因以爲名今自樓以西可六七步有磯焉卽庾子山賦所謂落帆黃鶴之浦也。故魏彥淵注引荊州記曰江夏郡西大江有黃鶴磯後人建樓旣俯磯上故不更別名耳。苕溪漁隱曰崔顥題黃鶴樓詩亦以爲費禕昇仙之地承襲謬誤不復攷正故其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東坡因李公擇求黃鶴樓詩以舊記所聞於馮當世者與江夏辨疑全異故錄於後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着屐嚮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鎚落門關縹渺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閭里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江夏辨疑云大江過江夏郡之西稍北旣受漢水而匯爲大灣郡人傳以爲煙波江其傍之村曰烟波村今屬漢陽縣按酈元注水經最爲詳洽而求所謂烟波江者竟無其說豈江之名得于善長注圖經之後邪余謂圖經多載俚俗所傳之事而求之亦無是說也獨唐人崔顥黃鶴樓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